

中國古典文學珍藏大系



水滸傳

【原著 施耐庵 羅貫中】

〔貳〕



吉林攝影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珍藏大系

水浒传

原著 施耐庵(明)
罗贯中

【第二卷】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第三十回 施恩三人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

话说当时武松踏住蒋门神在地下，指定面门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依我三件事，便罢！”蒋门神便道：“好汉但说，蒋忠都依。”

武松道：“第一件，要你便离了快活林回乡去，将一应家伙什物，随即交还原主金眼彪施恩。谁叫你强夺他的？”蒋门神慌忙应道：“依得，依得！”武松道：“第二件，我如今饶了你起来，你便去央请快活林为头为脑的英雄豪杰，都来与施恩陪话。”蒋门神道：“小人也依得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三件，你从今日交割还了，便要你离了这快活林，连夜回乡去，不许你在孟州住。在这里不回去时，我见一遍打你一遍，我见十遍打十遍。轻则打你半死，重则结果了你命！你依得么？”蒋门神听了，要挣扎性命，连声应道：“依得，依得！蒋忠都依！”武松就地下提起蒋门神来看时，打得脸青嘴肿，脖子歪在半边，额角头流出鲜血来。武松指着蒋门神说道：“休言你这厮鸟蠢汉，景阳冈上那只大虫，也只打三拳两脚，我兀自打死了。量你这个值得甚的！快交割还他！但迟了些个，再是一顿，便一发结果了你这厮！”蒋门神此时方才知是武松，只得喏喏连声告饶。

正说之间，只见施恩早到，带领着三二十个悍勇军健，都来相帮。却见武松赢了蒋门神，不胜之喜，团团拥定武松。武松指着蒋门神道：“本主已自在这里了，你一面便搬，一面快去请人来陪话。”蒋门神告道：“好汉，且请去店里坐地。”

武松带一行人都到店里看时，满地尽是酒浆。这两个鸟男女正在缸里扶墙摸壁挣扎。那妇人方才从缸里爬得出来，头脸都吃磕破了，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浆。那几个火家酒保走得无影了。

武松与众人入到店里坐下，喝道：“你等快收拾起身！”一面安排车子，收拾行李，先送那妇人去了。一面叫不着伤的酒保，去镇上请十数个为头的豪杰之士，都来店里替蒋门神与施恩陪话。尽把好酒开了，有的是按酒，都摆列了桌面，请众人坐地。武松叫施恩在蒋门神上首坐定。各人面前放只大碗，叫酒保只顾筛来。

酒至数碗，武松开话道：“众位高邻都在这里。小人武松，自从阳谷县杀了人，配在这里，闻听得人说道：快活林这座酒店，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，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，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。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，我和他并无干涉。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！我若路见不平，真乃拔刀相助，我便死了不怕！今日我本待把蒋家这厮一顿拳脚就打死，除了一害。且看你众高邻面上，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。则今晚便叫他投外府去。若不离了此间，再撞见我时，景阳冈上大虫便是模样！”众人才知道他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，都起身替蒋门神赔话道：“好汉息怒。叫他便搬了去，奉还本主。”那蒋门神吃他一下，那里敢再做声。施恩便点了家伙什物，交割了店肆。蒋门神羞惭满面，相谢了众人，自唤了一辆车儿去了，就装了行李起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松邀众高邻直吃得尽醉方休。至晚，众人散了。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却说施老管营听得儿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，自骑了马直来店里相谢武松，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。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，那一个不来拜见武松。自此，重整店面，开张酒肆。老管营自回安平寨理事。施恩使人打听蒋门神带了家小不知去向，这里只顾自做买卖，且不去理他。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。自此，施恩的买卖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。各店家并各赌坊、兑坊，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。施恩得武松争了这口气，把武松似爷娘一般敬重。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，不在话下。正是：

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报了冤仇是若何。

从此施恩心下喜，武松终日醉颜酡。

荏苒光阴，早过了一月之上。炎威渐退，玉露生凉，金风去暑，已及深秋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当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里闲坐说话，论些拳棒枪法。只见店门前两三个军汉，牵着一匹马，来店里寻问主人道：“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？”施恩却认得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亲随人。施恩便向前问道：“你等寻武都头则甚？”那军汉说道：“奉都监相公钧旨，闻知武都头是个好男子，特地差我们将马来取他。相公有钧帖在此。”施恩看了，寻思道：“这张都监是我父亲的上司官，属他调遣。今者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，亦属他管下。只得叫他去。”施恩便对武松道：“兄长，这几位郎中，是张都监相公处差来取你。他既着人牵马来，哥哥心下如何？”武松是个一勇之夫，终无计较，便道：“他既是取我，只得走一遭，看他有甚话说。”随即换了衣裳巾帻，带了个小伴当，上了马，一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。

到得张都监宅前，下了马，跟着那军汉直到厅前参见张都监。那张蒙方在厅上，见了武松来，大喜道：“叫进前来相见。”武松到厅下，拜了张都监，叉手立在侧边。张都监便对武松道：“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，男子汉，英雄无敌，敢与人同死同生。我帐前现缺恁地一个人，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体己人么？”武松跪下称谢道：“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，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当以执鞭坠镫，服侍恩相。”张都监大喜，便叫取果盒酒出来。张都监亲自赐了酒，叫武松吃得大醉，就前厅廊下收拾一间耳房与武松安歇。次日，又差人去施恩处取了行李来，只在张都监家宿歇。早晚都监相公不住地唤武松进后堂，与酒与食，放他穿房入户，把做亲人一般看待；又叫裁缝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。武松见了也自欢喜，心内寻思道：“难得这个都监相公，一力要抬举我！自从到这里住了，寸步不离，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。虽是他频频使人来看我，多管是不能够入宅里来。”

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，相公见爱，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，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，无有不依。外人都送些金银、财帛、缎匹等件。武松买个柳藤箱子，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。不在话下。

时光迅速，却早又是八月中秋。怎见得中秋好景？但见：

玉露冷冷，金风淅淅。井畔梧桐落叶，池中菡萏成房。
新雁初鸣，南楼上动人愁惨；寒蛩韵急，旅馆中孤客忧怀。
舞风杨柳半摧残，带雨芙蓉逞妖艳。秋色平分催节序，月轮
端正照山河。

当时，张都监向后堂深处鸳鸯楼下安排筵宴，庆赏中秋，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。武松见夫人宅眷都在席上，吃了一杯便待转身出来。张都监唤住武松问道：“你那里去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夫人宅眷在此饮宴，小人理合回避。”张都监大笑道：“差了，我敬你是个义士，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，如自家一般，何故却要回避？你是我心腹人，何碍？便一处饮酒不妨。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个囚徒，如何敢与恩相坐地！”张都监道：“义士，你如何见外？此间又无外人，便坐不妨。”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，张都监那里肯放，定要武松一处坐地。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，远远地斜着身坐了。张都监着丫鬟养娘斟酒，相劝一杯两盏。

看看饮过五七杯酒，张都监叫抬上果桌饮酒，又进了一两套食。次说些闲话，问了些枪法。张都监道：“大丈夫饮酒，何用小杯！”叫：“取大银赏钟斟酒与义士吃。”连珠箭劝了武松几钟。看看月明光彩照入东窗。武松吃得半醉，却都忘了礼数，只顾痛饮。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，叫做玉兰，出来唱曲。那玉兰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脸如莲萼，唇似樱桃。两弯眉画远山青，一对眼明秋水
润。纤腰袅娜，绿罗裙掩映金莲；素体馨香，绛纱袖轻笼玉
笋。凤钗斜插笼云髻，象板高擎立玳筵。

那张都监指着玉兰道：“这里别无外人，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。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，叫我们听则个。”玉兰执着象板，向前各道个万福，顿开喉咙，唱一支东坡学士中秋《水调歌》。唱道是：

“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

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只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高卷珠帘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常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这玉兰唱罢，放下象板，又各道了一个万福，立在一边。张都监又道：“玉兰，你可把一巡酒。”这玉兰应了，便拿了一副劝杯，丫鬟斟酒。先递了相公，次劝了夫人，第三便劝武松饮酒。张都监叫斟满着。武松那里敢抬头，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，唱了相公、夫人两个大喏，拿起酒来一饮而尽，便还了盏子。张都监指着玉兰，对武松道：“此女颇有些聪明伶俐，善知音律，极能针指。如你不嫌低微，数日之间，择了良辰，将来与你做个妻室。”武松起身再拜道：“量小人何者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？枉自折武松的草料！”张都监笑道：“我既出了此言，必要与你。你休推故阻，我必不负约。”

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。约莫酒涌上来，恐怕失了礼节，便起身拜谢了相公、夫人，出到厅前廊下房门前。开了门，觉道酒食在腹，未能便睡，去房里脱了衣裳，除下巾帻，拿条哨棒，来厅心里月明下使几回棒，打了几个轮头。仰面看天时，约有三更时分。武松进到房里，却待脱衣去睡，只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“有贼”来。武松听得到道：“都监相公如此爱我，又把花枝也似个女儿许我。他后堂内里有贼，我如何不去救护？”武松献勤，提了一条哨棒径抢入后堂里来。只见那个唱的玉兰，慌慌张张走出来指道：“一个贼奔入后花园里去了！”武松听得这话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直赶入花园里去寻时，一周遭不见。复翻身却奔出来，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，把武松一跤绊翻，走出七八个军汉，叫一声：“捉贼！”就地下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。武松急叫道：“是我！”那众军汉那里容他分说。只见堂里灯烛荧煌，张都监坐在厅上，一片声叫道：“拿将来！”

众军汉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厅前。武松叫道：“我不是贼，是武松。”张都监看了大怒，变了面皮，喝骂道：“你这个贼配军，本是个强

盗，贼心贼肝的人！我倒要抬举你一力成人，不曾亏负了你半点儿。却才叫你一处吃酒，同席坐地。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，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？”武松大叫道：“相公，非干我事！我来捉贼，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？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做这般的事！”张都监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赖！且把他押去他房里，搜看有无赃物！”众军汉把武松押着，径到他房里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看时，上面都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，约有一二百两赃物。武松见了，也自目瞪口呆，只得叫屈。

众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，张都监看了，大骂道：“贼配军，如此无礼！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，如何赖得过？常言道：众生好度人难度。原来你这厮外貌像人，倒有这等贼心贼肝。既然赃证明白，没话说了。连夜便把赃物封了，且叫送去机密房里监收，天明却和这厮说话！”武松大叫冤屈，那里肯容他分说。众军汉扛了赃物，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。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，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。

次日天明，知府方才坐厅，左右缉捕观察把武松押至当厅，赃物都扛在厅上。张都监家心腹人赍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，呈上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。牢子节级将一束问事狱具放在面前。武松却待开口分说，知府喝道：“这厮原是远流配军，如何不做贼？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。既是赃证明白，休听这厮胡说，只顾与我加力打这厮！”那牢子狱卒拿起批头竹片，雨点地打下来。武松情知不是话头，只得屈招做：“本月十五日，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，因而起意，至夜乘势窃取入己。”与了招状。知府道：“这厮正是见财起意，不必说了。且取枷来钉了监下。”牢子将过长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里监禁了。正是：

都监贪污重可嗟，得人金帛售奸邪。

假将歌女为婚配，却把忠良做贼拿。

且说武松下在大牢里，寻思道：“叵耐张都监那厮安排这般圈套

坑陷我，我若能够挣得性命出去时，却又理会！”牢子狱卒把武松押在大牢里，将他一双脚昼夜匡着，又把木钮钉住双手，那里容他些松宽。

话里却说施恩，已有人报知此事，慌忙入城来和父亲商议。老管营道：“眼见得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，买嘱张都监，却设出这条计策陷害武松。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钱；受了人情贿赂，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，必然要害他性命。我如今寻思起来，他须不该死罪。只是买求两院押牢节级便好，可以存他性命，在外却又别作商议。”施恩道：“现今当牢节级姓康的，和孩儿最过得好，只得去求浼他，如何？”老管营道：“他是为你吃官司，你不去救他，更待何时！”

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，径投康节级，却在牢未回。施恩叫他家着人去牢里说知。不多时康节级归来，与施恩相见。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诉了一遍。康节级答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此一件事，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同姓结义做弟兄，现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，商量设出这条计来。一应上下之人，都是蒋门神用贿赂。我们都接了他钱。厅上知府一力与他做主，定要结果武松性命。只有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，因此不敢害他。这人忠直仗义，不肯要害平人，亦不贪爱金宝，只有他不肯要钱。以此武松还不吃亏。今听施兄所说了，牢中之事尽是我自维持。如今便去宽他，今后不叫他吃半点儿苦。你却快央人去，只买叶孔目，要求他早断出去，便可救得他性命。”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，康节级那里肯受，再三推辞，方才收了。

施恩相别出门来，径回营里，又寻一个和叶孔目知契的人，送一百两银子与他，只求早早紧急决断。那叶孔目已知武松是个好汉，亦自有心周全他，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。只被这知府受了张都监贿赂嘱托，不肯从轻勘来。武松窃取人财，又不得死罪，因此互相延挨，只在牢里谋他性命。今来又得了这一百两银子，亦知是屈陷武松，却把这文案都改得轻了，尽出豁了武松，只待限满决断。有诗为证：

赃吏纷纷据要津，公然白日受黄金。

西厅孔目心如水，海内清廉播德音。

且说施恩于次日安排了许多酒馔，甚是齐备，来央康节级引领，直进大牢里看视武松，见面送饭。此时武松已自得康节级看觑，将这刑禁都放宽了。施恩又取三二十两银子分俵与众小牢子，取酒食叫武松吃了。施恩附耳低言道：“这场官司明明是都监替蒋门神报仇，陷害哥哥。你且宽心，不要忧念。我已央人和叶孔目说通了，甚有周全你的好意。且待限满断决你出去，却再理会。”此时武松得松宽了，已有越狱之心。听得施恩说罢，却放了那片心。施恩在牢里安慰了武松，归到营中。

过了两日，施恩再备些酒食钱财，又央康节级引领，入牢里与武松说话。相见了，将酒食管待。又分俵了些零碎银子与众人做酒钱。回归家来，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，催趲打点文书，过得数日，施恩再备了酒肉，做了几件衣裳，再央康节级维持，相引将来牢里请众人吃酒，买看觑武松。叫他更换了些衣服，吃了酒食。出入情熟，一连数日，施恩来了大牢里三次。却不提防被张团练家心腹人见了，回去报知。那张团练便去对张都监说了其事。张都监却再使人送金帛来与知府，就说与此事。那知府是个赃官，接受了贿赂，便差人常常下牢里来闹看，但见闲人便要拿问。施恩得知了，那里敢再去看觑。武松却自得康节级和众牢子自照管他。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节级家里讨信，得知长短。都不在话下。

看看前后将及两月，有这当案叶孔目一力主张，知府处早晚说开就里。那知府方才知得张都监接受了蒋门神若干银子，通同张团练设计排陷武松，自心里想道：“你倒赚了银两，叫我与你害人！”因此心都懒了，不来管看。

挨到六十日限满，牢中取出武松，当厅开了枷。当案叶孔目读了招状，定拟下罪名，脊杖二十，刺配恩州牢城；原盗赃物给还本主。张都监只得着家人当官领了赃物。当厅把武松断了二十脊杖，刺了金印，取一面七斤半铁叶盘头枷钉了，押一纸公文，差两个壮健公人防

送武松，限了时日要起身。那两个公人领了牒文，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门便行。有诗为证：

孔目推详秉至公，武松垂死又疏通。

今朝远戍恩州去，病草凄凄遇暖风。

且说叶孔目从公拟断，决配了武松。原来武松吃断棒之时，却得老管营使钱通了，叶孔目又看觑他，知府亦知他被陷害，不十分来打重，因此断得棒轻。

武松忍着那口气，带上行枷，出得城来，两个公人监在后面。约行得一里多路，只见官道旁边酒店里钻出施恩来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小弟在此专等。”武松看施恩时，又包着头，络着手臂。武松问道：“我好几时不见你，如何又做恁地模样？”施恩答道：“实不相瞒哥哥说，小弟自从牢里三番相见之后，知府得知了，不时差人下来牢里点闸；那张都监又差人在牢门口左近两边寻看着。因此小弟不能够再进大牢里来看望兄长，只在得康节级家里讨信。半月之前，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里，只见蒋门神那厮又领着一伙军汉到来厮打。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顿，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话，却被他仍复夺了店面，依旧交还了许多家伙什物。小弟在家将息未起。今日听得哥哥断配恩州，特有两件绵衣送与哥哥路上穿着，煮得两只熟鹅在此，请哥哥吃两块了去。”

施恩便邀两个公人，请他人酒肆。那两个公人那里肯进酒店里去，便发言发语道：“武松这厮，他是个贼汉！不争我们吃你的食，明日官府上须惹口舌。你若怕打，快走开去！”施恩见不是话头，便取十来两银子送与他两个公人。那厮两个那里肯接，恼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。施恩讨两碗酒叫武松吃了，把一个包裹拴在武松腰里，把这两只熟鹅挂在武松行枷上。施恩附耳低言道：“包裹里有两件绵衣，一帕子散碎银子，路上好做盘缠，也有两双八搭麻鞋在里面。只是要路上仔细提防，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！”武松点头道：“不须分付，我已省得了，再着两个来也不惧他。你自回去将息，且请放心。我自有措置。”施恩拜辞了武松，哭着去了，不在话下。有诗为证：

朝磨暮折走天涯，坐遯行催重可嗟。

多谢施恩深馈送，棱棱义气实堪夸。

武松和两个公人上路，行不数里之上，两个公人悄悄地商议道：“不见那两个来？”武松听了，自暗暗地寻思，冷笑道：“没你娘鸟兴！那厮倒来扑复老爷！”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，左手却散着。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，只顾自吃，也不睬那两个公人。又行了一二里路，再把这只熟鹅除来，右手扯着，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。行不过五里路，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。约莫离城也有八九里多路，只见前面路边先有两个人，提着朴刀，各挎口腰刀，先在那里等候。见了公人监押武松到来，便帮着做一路走。武松又见这两个公人与那两个提朴刀的挤眉弄眼，打些暗号。武松早睃见，自瞧了八分尴尬，只安在肚里，却且只做不见。

又走不过数里多路，只见前面来到一处济济荡荡鱼浦，四面都是野港阔河。五个人行至浦边，一条阔板桥，一座牌楼上有牌额，写着道“飞云浦”三字。武松见了假意问道：“这里地名唤做什么去处？”两个公人应道：“你又不眼瞎，须见桥边牌额上写道‘飞云浦’！”武松挺住道：“我要净手则个。”那一个公人走近一步，却被武松叫声：“下去！”一飞脚早踢中，翻筋斗踢下水里去。这一个急待转身，武松右脚早起，扑咚地也踢下水里去。那两个提朴刀的汉子往桥下便走。武松喝一声：“那里去！”把枷只一扭，折做两半个，扯开封皮，将来撇在水里，赶将下桥来。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。武松奔上前去，往那一个走的后心上只一拳打翻，便夺过朴刀来，搠上几朴刀，死在地上。

却转身回来。这个才挣得起，正待要走。武松追着，劈头揪住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实说，我便饶你性命！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两个是蒋门神徒弟。今被师父和张团练定计，使小人两个来相帮防送公人，一处来害好汉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师父蒋门神今在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临来时，和张团练都在张都监家里后堂鸳鸯楼上吃酒，专等小人回报。”武松道：“原来恁地！却饶你不得！”手起刀落，也把这人杀了。解下他腰刀

来，拣好的带了一把。将两个尸首都摔在浦里。又怕那两个公人不死，提起朴刀，每人身上搠了几朴刀。立在桥上看了一回，思量道：“虽然杀了这四个贼男女，不杀得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，如何出得这口恨气！”提着朴刀，踌躇了半晌，一个念头，竟奔回孟州城里来。

不是这个武松投孟州城里来要杀张都监，有分教：画堂深处，尸横厅事阶前，红烛光中，血满彩楼阁内。哄动乾坤，大闹寰宇。正是：

两只大虫分胜败，一双恶兽并输赢。

毕竟武松再奔回孟州城里来怎地结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

话说张都监听信这张团练说诱嘱托，替蒋门神报仇，要害武松性命，谁想四个人倒都被武松搠命杀在飞云浦了。当时武松立于桥上，寻思了半晌，踌躇起来，怨恨冲天：“不杀得张都监，如何出得这口恨气！”便去死尸身边解下腰刀，选好的取把将来跨了，拣条好朴刀提着，再径回孟州城里来。进得城中，早是黄昏时候。只见家家闭户，处处关门。但见：

十字街荧煌灯火，九曜寺香霭钟声。一轮明月挂青天，
几点疏星明碧汉。六军营内，呜呜画角频吹；五鼓楼头，点
点铜壶正滴。两两佳人归绣幕，双双士子掩书帏。

当下武松入得城来，径趲去张都监后花园墙外，却是一个马院。武松就在马院边伏着，听得那后槽却在衙里，未曾出来。正看之间，只见呀地角门开，后槽提着个灯笼出来，里面便关了角门。武松却躲在黑影里，听那更鼓时，早打一更四点。那后槽上了草料，挂起灯笼，铺开被卧，脱了衣裳，上床便睡。武松却来门边挨那门响，后槽喝道：“老爷方才睡，你要偷我衣裳，也早些哩！”武松把朴刀倚在门边，却掣出腰刀在手里，又呀呀地推门，那后槽那里忍得住，便从床上赤条条地跳将起来，拿了搅草棍，拔了栓；却待开门，被武松就势推开去，抢入来，把这后槽劈头揪住。却待要叫，灯影下见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里，先自惊得八分软了，口里只叫得一声：“饶命！”武松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！”后槽听得声音，方才知是武松，便叫道：“哥哥，不干我事，你饶了我罢！”武松道：“你只实说，张都监如今在那里？”后槽道：“今日和张团练、蒋门神他三个吃了一日酒。如今兀自在鸳鸯楼上吃哩。”武

松道：“这话是实么？”后槽道：“小人说谎，就害疮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却饶你不得！”手起一刀，把这后槽杀了。一脚踢过尸首，把刀插入鞘里。就烛影下，去腰里解下施恩送来的绵衣，将出来，脱了身上旧衣裳，把那两件新衣穿了；拴缚得紧凑，把腰刀和鞘跨在腰里，却把后槽一床单被包了散碎银两，人在缠袋里，却把来挂在门边。又将两扇门立在墙边，先去吹灭了灯火。却闪将出来，拿了朴刀，从门上一步步爬上墙来。

此时却有些月光明亮。武松从墙头上一跳，却跳在墙里，便先来开了角门，掇过了门扇，复翻身入来，虚掩上角门，栓都提过了。武松却望灯明处来，看时，正是厨房里。只见两个丫鬟，正在那汤罐边埋怨说道：“伏侍了一日，兀自不肯去睡，只是要茶吃。那两个客人也不识羞耻，嚷得这等醉了，也兀自不肯下楼去歇息，只说个不了。”那两个女使，正口里喃喃讷讷地怨怅。武松却倚了朴刀，掣出腰里那口带血刀来，把门一推，呀地推开门，抢入来。先把一个女使鬓角儿揪住，一刀杀了。那一个却待要走，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，再要叫时，口里又似哑了的，端的是惊得呆了。休道是两个丫鬟，便是说话的见了，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。武松手起一刀，也杀了。却把这两个尸首，拖放灶前，去了厨下灯火，趁着那窗外月光，一步步挨入堂里来。

武松原在衙里出入的人，已都认得路数。径趲到鸳鸯楼胡梯边来，捏脚捏手，摸上楼来。此时亲随的人都伏事得厌烦，远远地躲去了。只听得那张都监，张团练、蒋门神三个说话。武松在胡梯口听，只听得蒋门神口里称赞不了，只道：“亏了相公与小人报了冤仇，再当重重的报答恩相。”这张都监道：“不是看我兄弟张团练面上，谁肯干这等的事！你虽费用了些钱财，却也安排得那厮好。这早晚多是在那里下手。那厮敢是死了。只教在飞云浦结果他。待那四人明早回来，便见分晓。”张团练道：“这四个对付他一人，有什么不了？再有几个性命也没了。”蒋门神道：“小人也吩咐徒弟来：只教就那里下手，结果了，快来回报。”正是：

暗室从来不可欺，古今奸恶尽诛夷。

金风未动蝉先噪，暗送无常死不知。

武松听了，心头那把无明火高三千丈，冲破了青天。右手持刀，左手叉开五指，抢入楼中。只见三五枝画烛荧煌，一两处月光射入，楼上甚是明朗。面前酒器，皆不曾收。蒋门神坐在交椅上，见是武松，吃了一惊，把这心肝五脏都提在九霄云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蒋门神急要挣扎时，武松早落一刀，劈脸剁着，和那交椅都砍翻了。武松便转身回过刀来，那张都监方才伸得脚动，被武松当时一刀，齐耳根连脖子砍着，扑地倒在楼板上。两个都在挣命。这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，虽然酒醉，还有些气力。见剁翻了两个，料道走不迭，便提起一把交椅抡将来。武松早接个住，就势只一推，休说张团练酒后，便清醒白醒时也近不得武松神力，扑地望后便倒了。武松赶入去，一刀先剁下头来。蒋门神有力，挣得起来。武松左脚早起，翻筋头踢一脚，按住也割了头。转身来，把张都监也割了头。见桌子上有酒有肉，武松拿起酒钟子一饮而尽；连吃了三四钟，便去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来，蘸着血，去白粉壁上大写下八字道：“杀人者打虎武松也。”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，揣几件在怀里。却待下楼，只听得楼下夫人声音叫道：“楼上官人们都醉了，快着两个上去搀扶！”说犹未了，早有两个人上楼来。

武松却闪在胡梯边，看时，却是两个自家亲随人，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。武松在黑处让他过去，却拦住去路。两个人进楼中，见三个尸首横在血泊里，惊得面面厮觑，做声不得，正如“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冰雪水”。急待回身，武松随在背后，手起刀落，早剁翻了一个。那一个便跪下讨饶，武松道：“却饶你不得！”揪住也砍了头，杀得血溅画楼，尸横灯影。武松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杀了一百个，也只是这一死。”提了刀下楼来。

夫人问道：“楼上怎地大惊小怪？”武松抢到房前，夫人见条大汉人来，兀自问道：“是谁？”武松的刀早飞起，劈面门剁着，倒在房前声

唤。武松按住，将去割时，刀切头不入。武松心疑，就月光下看那刀时，已自都砍缺了。武松道：“可知割不下头来！”便抽身去后门外出拿取朴刀，丢了缺刀，复翻身再入楼下来。只见灯明，前番那个唱曲儿的养娘玉兰，引着两个小的，把灯照见夫人被杀死在地下，方才叫得一声：“苦也！”武松握着朴刀，向玉兰心窝里搠着。两个小的，亦被武松搠死，一朴刀一个结果了。走出中堂，把栓栓了前门。又入来，寻着两三个妇女，也都搠死了在房里。

武松道：“我方才心满意足，走了罢休！”撇了刀鞘，提了朴刀，出到角门外来。马院里除下缠袋来，把怀里踏匾的银酒器都装在里面，拴在腰里，拽开脚步，倒提朴刀便走。到城边，寻思道：“若等开门，须吃拿了，不如连夜越城走。”便从城边踏上城来。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，那土城苦不甚高，就女墙边望下，先把朴刀虚按一按，刀尖在上，棒梢向下，托地只一跳，把棒一拄，立在濠堑边。月明之下，看水时，只有一二尺深。此时正是十月半天气，各处水泉皆涸。武松就濠堑边脱了鞋袜，解下脚绑护膝，抓扎起衣服，从这城壕里走过对岸。却想起施恩送来的包裹里有双八搭麻鞋，取出来穿在脚上。听城里更点时，已打四更三点。武松道：“这口鸟气，今日方才得出松口。‘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’，只可撒开。”提了朴刀，投东小路便走。诗曰：

只图路上开刀，还喜楼中饮酒。

一人害却多人，杀心惨于杀手。

不然冤鬼相缠，安得抽身便走。

走了一五更，天色朦朦胧胧，尚未明亮。武松一夜辛苦，身体困倦，棒疮发了又疼，那里熬得过。望见一座树林里，一个小小古庙，武松奔入里面，把朴刀倚了，解下包裹来做了枕头，扑翻身便睡。却待合眼，只见庙外边探入两把挠钩，把武松搭住。两个人便抢入来，将武松按定，一条绳索绑了。那四个男女道：“这鸟汉子却肥，好送与大哥去。”武松那里挣扎得脱，被这四个人夺了包裹朴刀，却似牵羊的一